慈濟功德會
文宣組存書

佛教的精神與特色

（本文為佛教慈濟醫學獎學金入選作品）

✣✣✣ 陳興中

一、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的

首先我們要對「智信」與「迷信」先下個定義。簡單的說：凡不是經過縝密的思考與明確地觀察之前，就盲目信仰的就是「迷信」。反之；凡是能經過「愼思」、「明辨」的功夫，才去信仰的就是「智信」。

而現在一般人，在指責佛教為「迷信」之先，只要看到佛教一些膚淺的表面，或聽到一些「先入為主」的謠言，就一口咬定佛教是迷信，其實他自己的腦海裡存有多少智慧與思想呢？沒有深入研究，未經明確地觀察，就盲從附和別人的話，他本身早就「迷信」了──迷信他人的胡說。

佛教的經典同一般宗教的經典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地方，那就是佛經是准許懷疑、研究的；而外教的經典則是絕對的眞理，不容辯駁，否則就是冒瀆神。佛曾經教導弟子們說：你們的懷疑，你們的迷茫是正當的，因為對一件可疑的事是應該起疑的。佛認為一個人要注意不可被流言、傳說所左右；不可依據宗教典籍，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

佛教更偉大的思想還不止於此，佛認為一個人不可以因為「他是我們的導師」而就對他所說的話深信不疑，而要求弟子們要在：「當你自己確知某種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時你再信受奉行。」佛教不認為懷疑是罪惡或愚蠢，反而認為懷疑是達到覺悟的途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正可說明這種實事求是精神。所以梁任公先生說：「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

二、佛法是科學而非反科學

國父說：「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換句話說佛學不但合乎科學，而且可以對科學補偏救弊，改正科學研究的錯誤。

在這兒我想隨便舉出幾個大家容易瞭解的例子，來說明科學和佛學並不衝突，因為他們的目標都是在追求「眞相」和「事實」。

㈠佛教的宇宙觀

從前天文學家們有人假定宇宙是有窮盡的，有邊際的，但被今日天文學家愈來愈多的新發現所推翻了。以前依照「托勒密」學說（ptolematis system）：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靜止不動的，太陽繞著地球運行。當時也被羅馬教廷認為不容懷疑的眞理。後經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力斥其說，為此；他們差點把老命葬送。但宗教的權勢終於阻遏不了科學的證據，現在連一個小學生都知道地球只不過是宇宙無數星球中的一個小角色而已，而且它不但會自轉同時還會繞著太陽公轉呢。

現在我們來看看佛教所描繪的宇宙偉大組織，跟現代科學所敍述的正不謀而合。

佛教以一千個太陽系為一個「小千世界」，以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一個「中千世界」，再以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一個「大千世界」。每一個大千世界稱為一個「佛國土」。而宇宙中到底有多少個佛國土呢？我們僅就「阿彌陀經」中所說的：「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來說明就夠了，就是說從我們地球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有十萬億個佛國土那麼多，宇宙的浩瀚，由此就可見一斑了。所以釋迦牟尼說：「十方虛空無有窮盡，世界國土不可限量。」

㈡一杯清水有八萬四千個衆生

佛說法的時候，曾經明確地告訴我們，宇宙衆生是不可數的，是不可想像的，除了我們所住的地球有衆生之外，宇宙中無數的星球中也有衆生存在；除了我們用肉眼所能見到的衆生之外，還有許多我們用肉眼看不見的衆生。

今天隨著科學的進步，科學家已經不敢否定宇宙其他星球中可能有生物存在。但我們相信總有一天科學家們會再一次地證明佛教假設的正確。

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依照舊有的物理學，有兩個重要的定律，一是「物質不滅定律」；一是「能力不滅定律」。也就是說以前物理學家認為物質和能力是互不相關，不能互相對換的，且兩者都是常住不滅的。

物質在佛經上稱它做「色」，而佛教認為「色」即是「空」，這就跟科學衝突了；而且依照佛法的解釋，宇宙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本體是空的，沒有一樣是「不滅」的，這也跟科學不合。

但自從愛因斯坦發表了「質能交變的等量公式」，說明每一磅物質毀滅的時候，可以變成驚人的大量能力（$E=mc^2$）；再等到原子彈的試爆成功，才證明物質可以變為能力。那物質（色）的本體不是「空」的嗎？

於是舊有的物理學定律被否定了，佛學再一次地從科學的千錘百鍊中屹立不移。

三、佛是人而不是神

遍看全世界各個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沒有一個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格自居的。這個神能夠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祂主宰著人類的吉凶禍福，祂操縱著萬物的生死榮辱。人類只有匍匐在祂的面前，讚美與謳歌，把一切成就榮耀歸於萬能的神。信仰祂的才能上天堂，反對祂的只有墮入地獄，絕無抗辯申訴的餘地。

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他來到人間的第一句話就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而「唯我獨尊」的「我」字，並不是單指釋迦牟尼本身，而是指的全體人類的每一個人。這句話的正確解釋應該是：人在宇宙中是頂天立地的，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決定著自己的命運，而不必聽命於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

釋迦牟尼認為一個人的吉凶禍福、成敗榮辱，決定在自己的行為善惡和努力與否。沒有一個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把我推入地獄。讚美與謳歌不能離苦得樂，只有腳踏實地去修心養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淨化昇華，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樂。

釋迦牟尼也不能像變法似地點石成金。他主張「人要怎麼收穫，就先要怎麼栽。」他不能使一棵蓮霧樹長出蘋果來，你若想要收穫蘋果，就先要播下蘋果的種子。釋迦牟尼只不過是告訴你如何栽培，以便來日有豐碩的收穫，但栽培的工作還是要你自己動手。

釋迦牟尼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無非是為我們指出一條「成佛之道」──自己創造最徹底圓滿的智慧與人格。但這一條路却是要自己憑著毅力、智慧、恒心去走完它的。所以佛說：「工作須你們自己去做，因為我只教你們該走的路。」成佛沒有捷徑，修行是點滴功夫。「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四、佛教不承認有頑劣不可教化的人

依照其他宗教的說法，他們的教主或萬能的主，在百般威迫利誘之後，或苦口婆心、諄諄教誨之餘，如果仍然不知幡然覺悟，投靠到神的旗幟下，懺悔、承認自己是個迷途的罪人，可憐的羔羊的話，那麼一旦最後的審判到來，一律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古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世上做人父母的，永遠敞開著大門，盼望著浪子能夠回頭，儘管他們的子女是個惡貫滿盈的強盜。也從來沒有一對父母，希望或忍心自己的孩子永遠在暗無天日、水深火熱的地獄中受苦的。

佛教承認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認為眞正的「犯人」不是罪惡，而是無知，一切罪惡都是由於無知（佛教叫「無明」）所引生出來的。因此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開導、啓發衆生，就變成了佛的責任了。佛關懷衆生，「如母憶子」，不但不忍心衆生身受地獄之苦，而且廣發「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的誓願。（菩提是「覺悟」或「正道」的意思，證菩提就是得道或成佛的意思。）

這是何等慈心！何等悲願！這才是眞博愛！這才是眞憐愍呀！

五、佛是眞平等者

我說佛是眞平等者，並不是信口胡說的，我們先就當時印度社會背景來觀察：

誰都知道釋迦牟尼時代的印度，社會分成婆羅門、貴族、平民、奴隸等四大階級。而貴為太子的釋迦牟尼眼見社會階級的不合理，毅然樹起平等的旗幟，主張廢除階級對立，倡言衆生平等。而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卑賤低下的階級要求「提高」和顯貴高上的階級平等，絕對沒有像釋迦牟尼一樣，自己願意「降低」他的太子身分與平民、奴隸平等的。由於他這種大公無私，無所為而為的作風，所以我說他是眞平等者。

同時佛教又主張「無緣大慈」與「同體大悲」，又把平等的意義推上更進一步的境地。

㈠無緣大慈：佛教主張不但對跟自己有關係的人要慈愛，如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等；同時對跟自己沒有親戚、朋友關係的人也要慈愛，如跟我從不交往或素不相識的人，也一樣地關懷愛護。

「無緣大慈」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禮運大同篇所說的「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意思。

㈡同體大悲：同體大悲就是一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宙間一切衆生看成人我一體，休戚與共、骨肉相連。

儒家所說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又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可表現「同體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願深心，更是同體大悲的極致。

最後我要加以說明的，也就是最能表現佛教「眞平等」精神者，就是佛教把平等的觀念，不局限於萬物之靈的人，佛教反對除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都是被創造來給人飽享口腹的論調。一切動物臨死的悲鳴哀號，眞是慘不忍睹，慟不忍聞，連孟子都要慨言：「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佛教更進一步地肯定這些被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所濫捕亂殺的動物，無不具有佛性──一種來日可以成佛的潛能。縱使人與其他動物之間，在形體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權利上，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

古人說：「天有好生之德。」又說：「萬物與我並生。」都是一種視萬物為一體的平等思想。只不過沒有佛教說的如此透徹罷了。

六、佛教是積極樂觀的

一般人批評佛教，總是說：佛教太悲觀了，太消極了。為什麼一般人會有這樣的誤解呢？我想這是因為：

佛教揭示人生有生、老、病、死等痛苦；又說：「人生無常」。認為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因緣暫起的，都是瞬息萬變的，所謂名、利、財、色都是虛幻的，因此勸人不要太過執著──即愛戀不捨。（上）

慈濟叮嚀語啓示錄

✣ 靜睿

慈悲與智慧相輔相成

救助世間苦難的衆生，必須有慈悲為懷的心腸。慈悲是救世的泉源，但無智不成大悲，有了智慧才能發揮無窮的毅力，合乎佛法中的「悲智雙運」。我們不只在物質金錢上救濟貧困衆生，還要用智慧來領導社會的衆生。領導他們明白眞理，個個向善，人人互相，使他們在社會上安和樂利、自在地生活，教導大家由自身修養做起。如此群衆和樂，相愛無爭，社會趨於和平理想，也就是佛教徒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常寂光淨土」。

想要圓滿慈悲、成就智慧，達成救濟與領導人群的力量，必先從調和自己身心做起，而一般人都無法調和身心，因為有貪、瞋、痴三種毒素在心中無法自拔，遇有不稱心如意的事，即鬧情緒，待人接物，惡劣不堪，或遷怒他人。如此種種，身心既不能調和，又不能去除貪、瞋、痴等妄念，又怎能與人協調，建立感情於群體中，發揮智慧領導衆生的力量呢？三毒不除，則慈悲不生，智慧不成。

「觀世音」的意義

「觀」即是看的意思，當然不像世人的視力有限於距離，有限於色彩與形態的阻礙。而觀世音菩薩的觀性，卻不受視力距離的限制，亦不受色彩與形態來阻撓，他能從世間千形萬態的苦狀，直透視到衆生無形業力的內層，也就是說，此菩薩常以慈心慧眼來「觀」看世態苦相。

「世」間，是衆生善惡雜居地，觀世音菩薩與這世間衆生特別有緣，故常倒駕慈航，往返人間做救渡事業。

「音」即是宇宙間一切人、物、動、靜……諸種聲音。音須用耳根去聽聞，而一般人的耳根收聽的功用範圍却有限。它需靠物與物互相引發而出的粗象聲音來收聽。離開了物體動態而靜止時，平常人的耳根就無法聽出它潛在物體自性極微細的聲音。如：我們聚會時，場所不大，距離很近，所以大家都能聽到師父講話聲音，而這聲音是由師父大腦震動聲帶，經過喉嚨等器官才能引發大家聽到聲音。假如師父不震動聲帶，不透過喉嚨，不發出聲音，誰也無法聽出潛在師父心底的聲音。

觀世音耳根圓通，不但能透徹地聽受宇宙一切萬物動靜的聲音。尤其能收攝衆生潛伏在心中的喜、怒、哀、樂、驚恐、畏懼、呼救、喊苦等靜止無言的聲音。總之，觀世音菩薩是用其「圓滿的大慈悲心」，以綿密審愼的態度，來觀察世間一切動靜中所潛伏的險惡苦難種種形態。再運用其「智慧力量」，來普救世間一切的苦難。

磨練心志的法門—拜山

拜山是佛教徒最誠至敬的心意境界，最貼切的表徵，最難能可貴的「禮敬」的供養。

欲成菩薩道業，必需經過精神的磨練，要有不畏心勞，不懼身苦的精神毅力，勇往直前，方能達成救人濟世的菩薩道業。以「拜山」而言，它是一種磨練心志的法門之一，能去除「我相」執着，除貪、瞋、痴三毒之外，還要折服貢高、傲慢的心態，這不是簡易的事，如晉代的周處其人，能於數日內為地方除三害：第一次，以一天的時間平定地方亂賊。第二次，以二天的時間入山中擒服猛虎。第三次，費了三天三夜入海斬蛟龍。眞可謂是蓋世英雄！但當有人問他：「你能於數天之內，平治地方三大害；若令你除掉自心的貪、瞋、痴三毒念頭，需費多少時間？」他却面現愧色地說：「恐終一生亦難盡除！」無形的三毒念，習氣貢高，傲慢心態，非靠佛陀「大悲大智」的毅力，是無法折除。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因為慈濟是一個龐大的團體，難免有學識、修養、品行之懸殊，取好的榜樣作為精進的目標，取壞的形態作為反省的對象，如此，菩薩道業即不難成就了。

以菩薩精神，作為慈濟精神

拜佛要虔誠地拜（培養慈悲，調和身心）。聽經要用心地聽（理智地反省信解）。做事要認眞地做（依信起解，依解立行）。我們要以菩薩的心為心，以菩薩的志為志，以菩薩的精神為精神，以菩薩的行為為行為。如此以菩薩作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我們即有菩薩的精神力量，不必向外追求。

慈濟的委員共處一堂時，像是一個菩薩的團體，因為觀世音菩薩是視聽一切衆生的苦狀，而啟用慈悲，倒駕慈航，往返人間普渡衆生，而委員也在觀看世間一切衆生的苦狀，用耳根來察聽，若知某處有貧困的衆生，也全心全意地解決他們的困境。慈濟功德會具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精神力量，如今我們的會員遍佈全省，普救世間苦難。以慈悲的心懷，救助衆生，以智慧的精神，領導衆生。如委員所屬的會員有數百位，就是運用智慧的成果，把不知佛法，不知行善的會員引導出來，從善門入佛門，再以種種方法，團結大家的力量，發揮慈濟的事業。（六）